

DOI: 10.13288/j.11-2166/r.2019.11.001

学术探讨

经方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发展思路

刘文平, 夏梦幻, 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 201203)

摘要 通过梳理经方的概念、经方医学的源流, 结合经方组方理论(包括君臣佐使理论、七方理论、性味配伍理论、七情合和理论)研究, 以及经方量效关系研究的现状, 提出经方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为以经方为抓手占领中医药国际化战略高地, 以方法为导向促进经方理论研究创新发展, 以临床为指归实现经方理论体系返本开新。梳理经方理论研究现状, 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厘清发展思路, 可为现代经方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基础依据。

关键词 经方; 经方源流; 组方理论; 量效关系

在回归传统文化的背景下, 近年来中医药界也掀起了一股回归经典的热潮, 经方成为当下中医药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同时, 经方在海外也得以推广传播, 并成为中医药国际化的先导力量而备受瞩目。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 现代经方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文献研究、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四大类, 其中理论研究是构建现代经方学术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基于此, 有必要认真梳理经方理论研究的现状, 总结经验, 厘清发展思路, 为促进现代经方研究创新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1 经方的含义

“经方”是中医学中的重要概念, 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时代的变迁, “经方”含义及具体所指多有演变。参酌古今医家论述, “经方”一词的含义有如下 8 种: 1) 指医家临证治病之有效验方。古人用方强调“经用”“已验”, 所形成的方书亦是有效验方的集合, 故“经方”指有效验之方。2) 泛指古方书。如《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四·小肠腑》载“徐嗣伯曰: 余少承家业, 颇习经方”^[1], 此“经方”即指古代的方书。3) 指中医经典著作(《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记载的方剂。此解释见于 1979 年出版的《简明中医辞典》^[2]。4) 指汉代以前医药著作中所记载的方剂, 以张仲景的方剂为代表。此

解释见于 2004 年《现代药学名词手册》^[3]。5) 特指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方剂。此解释见于 1993 年《中国医药术语释义》^[4]。6) 与宋、元以后的时方相对而言, 指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此解释见 1981 年《辞海》^[5]。7) 指书名。如黄庭坚在《伤寒总病论·序》中称庞安时“中年乃屏绝戏弄, 闭门读书。自神农黄帝《经方》、扁鹊《八十一难》、皇甫谧《甲乙》, 无不贯穿”^[6], 此处“经方”与《八十一难经》《针灸甲乙经》并称, 故当为书名。8) 指一套具有独特理论的医学体系^[7], 其特点是根据疾病之病位、病机, 以草石的寒温之性、酸苦甘辛咸之味, 组成交济水火阴阳的处方以施治, 使病机之闭结得以通解, 以达到人体阴平阳秘的平和状态。

“经方”的含义自古至今有三次转变, 在唐代以前的含义为广义的方书、效验方, 在一些书名中也有出现, 但仍是作为一般名词而非专有名词。至宋代, “经方”的含义逐渐由广义向狭义转变, 广义泛指方书或效验方, 狭义特指书名或张仲景方。清代徐大椿首次明确将经方定义为张仲景所传之方, “经方”的含义明确演变为张仲景方, 即现在《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之方^[8]。

2 经方的理论研究

2.1 经方医学的源流

针灸、本草、脉诀是中医学早期发展的三大流

* 通讯作者: wang_qin_qi@sina.com, (021) 51322118

派,《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女脉诀》是这三大医学流派的代表著作。商有伊尹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数十卷,传于后世,而为经方学派之权舆。至晋代王叔和撰次张仲景,选论甚精,伤寒得以完帙。宋代林亿等校正刊行《伤寒论》《金匱要略》,张仲景书始得万全。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一时风行弗替。明代方有执始称张仲景为医圣,《伤寒杂病论》注家叠出。清代徐大椿明确经方含义,定义张仲景方为经方。经方医学上溯秦汉,下迨今日,历代研究张仲景学术而能自名一家者不乏其人,相关著作及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经方医学流派的传人及著作蔚为大观,奠定了现代中医临床治疗体系的实践基础、理论框架和基本格局。林树元等^[9]认为经方医学理论经过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经方理论在西汉时期是以阴阳表里虚实辨外感热病及以五脏苦欲补泻为核心辨治内伤杂病的辨证方法。第二阶段,东汉末年张仲景在西汉经方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三阴三阳辨证法。第三阶段,唐代以后,经方理论以三纲学说为发展主线,至明清时期,围绕三纲学说是非,经方形成了三大主要流派。

事实上,经方医学经过两千余年的传承发展,由于传承脉络、研究方法和学术见解的不同,形成和衍生出众多的支派。如有方有执、喻嘉言等为代表的错简重订派;有张遂辰、张志聪等为代表的维护旧论派;有柯韵伯、徐大椿、钱潢等为代表的辨证论治派;有杨绍伊、刘民叔等为代表的汤液经方派;有郑钦安、吴佩衡等为代表的火神派;有俞根初、章次公等为代表的寒温统一派;有孙思邈、汤本求真等为代表的方证对应派;有丹波元简、山田业广等为代表的考据学派;有张锡纯、祝味菊等为代表的中西医汇通派;还有以吉益东洞、尾台榕堂等为代表的日本古方派。这些支派中又有因学术观点和见解不同而形成的小流派。如辨证论治派中柯韵伯、徐大椿为以方类证派,钱潢、尤在泾为以法类证派,陈修园为分经辨证派,范中林为六经辨证派,刘渡舟、陈瑞春为脏腑气化辨证派,汤本求真、大塚敬节等为方证辨证派^[10-13]。当然,哪位医家属于哪一流派并不是绝对的,经方流派可以从师承途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用药特点、地域分布等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如俞根初既是绍派伤寒的代表人物,又是通俗伤寒派(寒温统一派)的开创者^[14]。总之,经方流派的传承对经方医学

理论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在经方各家流派学术传承和争鸣的基础上,经方医学才得以不断发展完善。

2.2 经方组方理论

经方具有配伍严谨、组方精妙、用药缜密、加减灵活、疗效卓著等特点^[15],这与其组方理论密不可分。传统的经方组方理论主要着眼于经方配伍对《黄帝内经》“君臣佐使”理论、“七方”理论、“性味配伍”理论以及《神农本草经》“七情合和”理论的应用。

2.2.1 “君、臣、佐、使”理论 《黄帝内经》首次提出“君、臣、佐、使”组方理论与原则,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载“帝曰: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中下三品之谓也”。但真正将这一组方理论贯彻到组方实践当中者则当推东汉张仲景。张仲景以降,“君、臣、佐、使”理论被历代医家视为经方组方之圭臬。如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卷四》应用该理论结合个人体会剖析了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等共 20 首常用经方的组方原理。以麻黄汤为例,成无己曰“麻黄味甘苦,用以为君者,以麻黄为轻剂,而专主发散,是以为君也。桂枝为臣者,以风邪在表又缓,而肤理疏者,则必以桂枝解其肌,是用桂枝为臣。寒邪在经,表实而腠密者,则非桂枝所能独散,必专麻黄以发汗,是当麻黄为主,故麻黄为君,而桂枝所以为臣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温,用以为佐使者”^[16]。

《黄帝内经》“君、臣、佐、使”理论是制方的基本原则之一,张仲景经方配伍层次分明、君臣有别,用药丝丝入扣、环环衔接,或将君药放于首位,或以君药命名方剂,深得《黄帝内经》旨趣。

2.2.2 “七方”理论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提出大、小、缓、急、奇、偶、重(复)的“七方”理论,并指出“七方”理论的应用原则,如“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所至,此之谓也。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气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以下分大小方、缓急方、奇偶方、重方四点分别论述“七方”理论在经方中的应用。1)大方、小方。《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以药味的多寡来定大方、

小方。经方中四逆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大黄黄连泻心汤、瓜蒌薤白白酒汤、调味承气汤等可谓小方，温经汤、风引汤、麻黄升麻汤、薯蓣丸、鳖甲煎丸等可谓大方。经方中还有许多直接以大小命名的方剂，如大柴胡汤、小柴胡汤、大陷胸汤、小陷胸汤等，其命名含义与药力功用大小有关。2) 缓方、急方。《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明确提出缓方用于治疗上部疾病，药物宜气味薄者；急方用于治疗下部疾病，药物宜气味厚者。经方中炙甘草汤、苦酒汤属于补上治上的缓方，四逆汤、大承气汤属于补下治下的急方。但张仲景并非机械地遵照《黄帝内经》的缓急制方之理，而是灵活变通，如同属治下之方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麻子仁丸、蜜煎导等诸方，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为急方，调胃承气汤、麻子仁丸、蜜煎导方则为缓方。3) 奇方、偶方。《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提示奇方指所治病位近、药品数量为奇数的方，偶方指所治病位远、药品数量为偶数的方。如经方中猪肤汤、五苓散、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小柴胡汤等为奇方，桔梗汤、肾气丸等为偶方。4) 重方。《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后世医家认为，“重方”指将两张以上的方剂相合。张仲景正是“重方”应用的创造者，《伤寒论》桂枝麻黄各半汤、柴胡桂枝汤等俱是这一组方原则的体现。

“七方”理论在经方中多有体现，但是张仲景并不拘泥于此，而是针对不同的病证情况灵活应用。另外，后世医家对于每首经方所体现的“七方”制方之理也有不同的认识，体现了诠释经典的灵活性原则。

2.2.3 “性味配伍”理论 《黄帝内经》时代以性味阴阳来表征药食的性能作用，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载“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在此基础上《黄帝内经》提出“性味配伍”的组方法则，如根据六淫的性质和致病特点，提出“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

缓之，以辛散之……”。根据五脏的特性和病理特点，提出“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等五脏苦欲补泻性味配伍法则。《黄帝内经》还提出根据药食的性味之偏来调整六气淫胜对人体的影响，或以药食性味之偏纠正人体五脏气血阴阳的盛衰。这一治疗法则对经方方剂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

近年由于敦煌遗书《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重新面世，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经方的组方理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与《伤寒杂病论》同源而异流，保留了《汤液经法》的部分内容。《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除《汤液经法》因《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检录而得以遗存部分内容外，其余诸家均已亡佚。现代研究者也因此书而得以窥探汉以前经方的组方理论，如吴茂林^[7]探讨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古代经方的制方法则及制方思想，以大小补肝汤、大小泻肝汤为例分析了“以味成方”的经方制方法则，并提出更为深层的制方思想和法则是五行制方。刘劲松^[8]提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所载的“五味补泻体用图”揭示了《汤液经法》的“以味成方”法则，该法则在汉代之前曾非常流行，与《黄帝内经》五脏苦欲补泻理论和六气淫胜理论有关，在《伤寒论》中也有体现。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推测《伤寒论》所载的大部分“经方”乃是在“性味配伍”理论的基础上所创立的，“性味配伍”理论是经方成方的直接理论来源。

2.2.4 “七情合和”理论 “七情合和”是中医制方用药的基本原则之一，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9]。经方的配伍充分体现了“七情合和”这一药物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经方中单行配伍如甘草汤、蜜煎导方等；具有相须、相使关系的配伍如桂枝汤中桂枝配芍药，五苓散中桂枝配茯苓；具有相畏、相杀关系的配伍如小柴胡汤中半夏和生姜的配伍，乌头煎、乌头桂枝汤中乌头和白蜜的配伍；相恶配伍如小柴胡汤中黄芩配生姜，黄芩苦寒泻胆，生姜辛温发散，两者相伍是针对邪在少阳、虚实错杂而设；相反配伍在经方中也有体现，目的是为了反激逆从，取其相激相荡之势，以求拨乱反正之功，如甘遂半夏汤中甘草与甘遂的配伍，附子粳米汤中附子与半夏的配伍^[20-21]。对汉以前 317 首经方（来自《黄帝内经》《武威医简》《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伤寒杂病论》）中七情配伍理论

的应用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2]，汉以前经方中相使配伍应用最广，相须次之，两者构成汉以前经方配伍的主体，相畏、相杀配伍又次之，相恶配伍虽有用到，但数量不多，此外，仅有 3 首方剂运用了相反配伍。

《黄帝内经》时代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方剂组方配伍理论，经方正是这些理论指导下的产物。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汤液经法》为蓝本，博采他方，保留了汉以前经方的基本面貌。经方组方配伍理论研究对于诠释六经理论体系、扩大经方临床应用、阐明经方和医经关系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3 经方量效关系

经方药简效宏，而取效的关键就在于量。随着经方研究的深入，探寻经方用量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阐明经方量效关系的基本规律，已成为经方理论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由于历代度量衡的演变，经方的真实用量目前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考证方法得到汉之一两约等于今之 1.6 g、3 g、6.96 g、13.92 g、15.625 g 不等^[3]。这也导致不同换算方法下，应用经方治疗疾病的临床效果瓦玉集糅，因此，开展经方量效关系研究也是提高经方临床应用效果的根本途径。

影响经方疗效的因素包括方剂的结构、药物的性味、药物的用量、病证的性质、患者的体质、方剂的煎服方法、药后的护理等方面^[4]。量效关系研究需要控制的变量因素太多，实际的研究工作均需围绕以上影响经方疗效的诸多方面来展开。如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支持下进行的经方量效关系系列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以方药为载体的量-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系统研究，即临床量-效评价与经方“量”的效应物质研究、药效学实验研究相结合，多学科系统集成，阐明方药的量-效关系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包括煎煮方法和剂量配比变化的影响等；二是通过文献考据、文物考古和实物考证的方法，进一步探讨并最终确证经方本原剂量，探明经方剂量演变的脉络，同时对古人用药经验的文献挖掘与整理和现代医家临床用药的调研采用归纳、分析方法，研究中医临床“随证施量”的策略与规律，藉此探索构建中医方药剂量理论体系。该项目目前的研究进展^[5]包括：1) 文献方面，对经方本原剂量进行了总结性考证，明确了经方计量单位“两”的量值约为 13.8 g；在总结历代医家临床用量策略的基础

上，初步建立了方药剂量数据库系统。2) 临床方面，完成了整方量效关系的临床研究，包括葛根芩连汤治疗Ⅱ型糖尿病、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肺炎、大承气汤治疗急性肠梗阻等研究；完成了复方用药剂量与生物靶标反应性临床研究。3) 药效学研究方面，初步证明了方药存在量效关系，且量效关系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如抛物线形、S 形、多波折形等。4) 药学研究证明了采用药效成分并结合药效学研究结果计算“剂量阈”方法的可行性。5) 采用超高压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UPLC-TOF/MS）技术，建立了葛根芩连汤血清和尿液代谢指纹图谱，从代谢层面对葛根芩连汤治疗Ⅱ型糖尿病的机制进行了研究。6) 超分子研究显示甘草颗粒具有载药性，生物活性有剂量依赖关系。7) 对煮散最佳粒度进行了初步筛选，并进行了煮散的质量控制，初步建立了煮散的质量标准。8) 设计了基于患者报告的、有中医特色的方药不良反应/事件监测量表，实现了方药安全性主动监测。

从对单味药、药对量效关系的散在论述到系统的发掘和整理，目前经方量效关系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逐渐成熟，这些研究为经方配伍所蕴含的量效规律、经方临床最佳治疗策略选择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撑。

3 经方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

3.1 以经方为抓手，占领中医药国际化战略高地

传统医药在国外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但是由于存在文化传统不同、法律法规阙如、专业人才不足、质量控制欠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中医药的国际化之路进展得并不顺利。据报道，2015 年日本汉方药年生产金额高达 1670.54 亿日元^[6]，日本汉方药占据了全世界 90% 的中药市场销售份额^[7]，而日本目前普遍应用的 210 个汉方药处方多来自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8]。以经方为抓手，尽快推进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占领中医药国际化的战略高地迫在眉睫。具体来说，一是需要扩大经方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充分利用媒体资源，扩大经方的宣传力度，普及经方知识，让民众了解经方。二是建立经方制剂国际标准，标准化战略有利于规范经方制剂市场，有利于推动经方与国际社会的衔接，有利于保障经方在国外健康有序地发展。

3.2 以方法为导向，促进经方理论研究创新发展

经方医学绵延两千余年，具有理论的隐喻性、

概念的抽象性、组方的严谨性、诠释的多样性等特征。目前对经方医学源流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对经方理论体系的时代变迁、各家流派、代表人物、主要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每首经方的具体来源及演变、方证变化规律尚缺乏系统的认识,且经方组方理论的研究仍未能打破古人之藩篱,尚无重大理论突破,经方量效关系研究亦未形成共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手段,而发生学、知识考古学、诠释学等现代文史哲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具体来说,一是开展经方方剂的发生学研究,系统梳理每一首经方的时代背景、理论依据、方证特征、来源与演化过程。以半夏秫米汤为例,秦汉时期以之治疗阳不入阴之不寐,后世《肘后方》之半夏茯苓汤,《小品方》之流水汤,《千金方》之泻热半夏千里流水汤、半夏千里流水汤,《圣济总录》之半夏东流水汤、半夏汤、半夏茯苓汤,《三因方》之泻胆汤、温胆汤,《温病条辨》之半夏汤、半夏桂枝汤,均由半夏秫米汤演化而来,其所治不寐的病机也从阳不入阴演变为胆腑虚实寒热,或胃不和卧不安,或痰饮阻于中焦,传承及演变脉络非常清晰^[29]。发生学关注的是起源和演变,经方方剂的发生学研究对于还原经方的发展变化历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二是应用诠释学方法开展经方组方理论的研究。经方的组方理论诞生于两千多年以前,其理论的原义、深层关系较难理解和把握,需要用现代语言予以阐明,并作出科学的评价。无论是经方配伍的实验研究还是经方临床疗效评价都属于广义的经方组方理论的诠释,借鉴现代诠释学方法对经方组方理论和思维方法进行研究,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方理论体系的发展。三是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开展经方量效关系的研究。知识考古学强调,从既有史料的话语出发,研究构成话语的这些陈述在历史过程中其内涵发生的变化,进而推求该知识体系的演变过程。经方剂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换算方式和演变特征,并且具备一定的偶然性和外在性,可以应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其进行话语构成的分析。

3.3 以临床为指归,实现经方理论体系返本开新

经方是理法方药贯穿、理论与实践一体的知识体系,卓越的临床疗效是经方传承、演变两千余年的生命力所在。临床实践是经方理论研究的落脚点和最终归宿,而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当前亟需研究人员开展以临床实践为指归的经方理论研究。具体途径,一是建立古今经方临床

应用文献数据库。在两千余年的经方应用历史中沉淀了大量临床资料,运用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对其进行用药规律分析研究,以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模糊聚类分析等方法,揭示经方的方证内涵与方剂配伍特征,从中总结凝练出新的经方理论。二是对经方理论研究形成的新知识、新发现进行临床验证。可借鉴循证医学和真实世界研究等临床科研方法,发掘经方治病潜力,科学评价经方临床疗效,实现经方理论研究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孙思邈. 孙思邈医学全书 [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263.
- [2] 《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 简明中医辞典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9: 582.
- [3] 赵克健. 现代药学名词手册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4: 413.
- [4] 陈雪楼. 中国医药术语释义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3: 216.
- [5]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60.
- [6] 庞安时. 伤寒总病论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11.
- [7] 冯世纶. 何谓经方: 略述经方定义己见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 28(11): 3156-3158.
- [8] 姚海强, 高卫平, 王琦. “经方”涵义考释 [J]. 中医杂志, 2015, 56(18): 1531-1534.
- [9] 林树元, 徐玉, 曹灵勇, 等. 经方医学理论源流发展述略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11): 4873-4875.
- [10] 林士毅, 滕依丽, 李赛美, 等. 论当代伤寒临床流派基本状况 [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0, 28(5): 951-953.
- [11] 郑身宏. 伤寒学术流派及其在当代中医伤寒学科的传承研究 [J].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0: 6-8.
- [12] 张薛光, 张玲玲. 经方各家学说概论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0, 16(8): 633-635.
- [13] 李赛美, 郑身宏, 金小涿. 试论伤寒学术流派的形成及发展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33(5): 309-312.
- [14] 张宏瑛. 绍派伤寒的理论发展及学术传承 [J]. 浙江中医杂志, 2009, 44(6): 395-397.
- [15] 赵琰, 张青勉, 王庆国. 论经方的配伍特点 [J]. 国医论坛, 2004, 19(2): 7-8.
- [16] 成无己. 伤寒明理论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 52.
- [17] 吴茂林. 以味成方原理与五行制方思想探讨 [J]. 中医杂志, 2012, 53(22): 1902-1905.
- [18] 刘劲松. 以味成方法则探析 [J].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04: 16-40.

- [9] 神农本草经 [M]. 顾观光, 重编.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 17.
- [10] 赵开政. 经方配伍规律初探 [J]. 湖北中医杂志, 2014, 36(6): 51-52.
- [11] 高元宏. 从经方配伍看《伤寒杂病论》对前人组方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5: 43-46.
- [12] 李慧平, 年莉. “七情”配伍理论在汉以前的应用研究 [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3(1): 6-8.
- [13] 范吉平, 程先宽. 经方剂量折算研究述评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1, 26(1): 7-11.
- [14] 高卫平. 经方量效关系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2: 35-128.
- [15] 全小林, 郭敬, 赵林华. 中医方药量效关系研究进展: “973”计划“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项目研究进展 [J]. 中国基础科学, 2014, 16(6): 10-13.
- [16] 丁腾, 李耿, 张红, 等. 日本汉方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思考 [J]. 中国现代中药, 2018, 20(7): 785-790.
- [17] 杨瑾, 加茂智嗣, 能濑爱加. 汉方药在日本的发展现状 [J]. 中草药, 2016, 47(15): 2771-2774.
- [18] 郭晓, 郁洋. 日本汉方药发展及对我国中药产业的启示 [J]. 亚太传统医药, 2007, 2(9): 9-12.
- [19] 金珏, 胥孜杭, 陈晓. 半夏秫米汤历代方证演变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41(9): 726-730.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lassical Formula

LIU Wenping, XIA Menghuan, WANG Qingqi

(College of Preclinical Medicin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ABSTRACT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concept of classical formula, origin of classical formula medicine, combined with the study on compatibility theory including theory of sovereign, minister, assistant and guide, theory of seven formula, theory of nature and flavor compatibility, and theory of seven relations harmony of medicinal compatibility and on situation of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of classical formula,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idea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lassical formula as follows: firstly, we should keep a firm grasp on classical formula and capture the strategic high grou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condly, we need a methodology-oriented approach to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formula research. Finally, we should base on clinic application to innovate classical formula theory.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theory of classical formula was combed, and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were summed up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ideas, which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search on classical formula.

Keywords classical formula; origin of classical formula; compatibility theory;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收稿日期: 2018-12-14; 修回日期: 2019-03-18)

编辑: 崔京艳

欢迎订阅 2019 年《中医杂志》

《中医杂志》(ISSN 1001-1668, CN 11-2166/R) 是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主办的全国性中医药综合性学术期刊。1955 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以提高为主, 兼顾普及”的办刊方针, 是我国中医药界创刊早、发行量大、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的国家级中医药期刊之一, 是中文核心期刊和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首届国家期刊奖获得者和中国期刊方阵双奖期刊、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中国百强科技期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荣获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新闻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

《中医杂志》主要栏目中当代名医和临证心得分别介绍名老中医和临床医生辨证用药治疗疑难病的经验; 临床研究介绍中医药治疗的新方法、新成果; 学术探讨、思路与方法、专家论坛、病例讨论、综述、百家园等栏目, 提供最新学术观点、研究成果与治疗方法, 成为学习中医药、研究中医药, 不断提高临床及研究水平的良师益友。

《中医杂志》为半月刊, 每月 2 日和 17 日出版, 每期定价 20.00 元, 全年 480 元。读者可以到全国各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 (邮发代号: 2-698), 也可以与本刊读者服务部联系邮购, 邮购免邮费。电话: 010-64035632, 010-64089195。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邮编: 100044, 代号: M140)。本社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00。网址: <http://www.jtcm.net.cn>。

扫一扫 关注

